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

2013



葛一敏 乔叶 选编

2013中国年度精短散文



冯骥才等《致信二十年后的自己》

柴静《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王小妮《尺度》

龙应台《幸福就是不恐惧》

张小娴《谢谢你离开我》

王安忆《父亲的书》

池莉《立》

陈忠实《祭祖》



漓江出版社

2013中国年度精短散文

葛一敏 乔叶 选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3 中国年度精短散文 / 葛一敏, 乔叶选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407-6933-8

I. ① 2… II. ① 葛… ② 乔… III. ①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3846 号

2013 中国年度精短散文

主 编 葛一敏 乔 叶
责任编辑 庞俭克 付 妍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周 萍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3000 010-85890870
电子信箱 ljchs@163.com
网 址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407-6933-8
定 价 29.8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幸福就是不恐惧◎

致信二十年后的自己

..... 冯骥才 陆天明 陈众议 于 丹 李敬泽 笛 安 (1)	
我另外的一生已经开始	刘亮程 (7)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柴 静 (9)
与海成说	苏沧桑 (12)
独自生活 (外一篇)	马 雁 (15)
“母爱”的自省	赵翼如 (19)
三余堂散记	商 震 (22)
关于死亡问题的一次母女通信	盛罗兰 盛 琼 (29)
尺度	王小妮 (35)
愿在衣而为领	蔡小容 (39)
体内的小人	冯骥才 (42)
北京碎事	阎连科 (44)
不开花的木香	谈瀛洲 (48)
六十年代, 一张标签	苏 童 (51)
口音里的乡愁	黄桂元 (53)
小县城	赵 瑜 (55)
怨恨的寒冬与无情的酷夏	金宇澄 (58)
幸福就是不恐惧	龙应台 (59)
谢谢你离开我	张小娴 (61)

到此一游（外二篇）	陈四益（67）
让文字像花朵一样绚烂	马金莲（69）
秋日，在大山里听溪水吟唱	张秀超（71）
拉煤记	吴长忠（74）
村庄是一蓬草	陈应松（77）
消失了的母校	路文彬（80）
我的湖	赵霞（82）
人的珍贵的植物特性（六则）	黑陶（84）
看报	李浩（87）
街头的声音（外一篇）	林森（89）

◎微物之神◎

尺素寸心	余光中（95）
再说草木	韩少功（97）
师俭堂	范小青（99）
婺源笔记	祝勇（101）
补丁	毕飞宇（103）
根	杨文丰（106）
关于爱	刁斗（109）
谈简朴生活	张炜（111）
纸说，看到红	冯杰（116）
虚拟的茶	陈元武（118）
取暖秘方（外三篇）	陆春祥（120）
微物之神	易清华（122）
喜丧	农人（127）
菜市场好多阳光	李汀（128）
灯影下的篆书	张晓林（130）
风把手艺刮进了天堂	葛水平（133）
父亲的书	王安忆（136）
火烧芍药酒牡丹	王文沪（138）
花盆养一棵轱辘瓜	董华（140）

一棵植物的心	宋晓杰 (142)
我们村里有 117 个敌人	毕星星 (144)
童年的削笔刀	余继聪 (148)
灯笼事	柯裕棻 (150)
捕鱼	李清明 (152)
大地黄好	周 伟 (154)
花事	孙继泉 (157)
人在草木间	刘梅花 (160)
白杨树	高鹏程 (162)

◎我们这一代的爱和怕◎

我的工厂，我的青春	刘醒龙 (166)
玻璃	陈启文 (168)
鸦背驮着夕阳	胡廷楣 (170)
母亲的牙齿	徐则臣 (173)
女房主	丁 燕 (175)
我们都是木头人	蒋 蓝 (177)
紫姑神佑护的族群	王 晖 (179)
父亲到底想啥呢	何 郁 (182)
立	池 莉 (184)
王需先生	陈永平 (188)
在苏格拉底被囚处	周大新 (190)
有关沈从文的几个片段	程耀东 (193)
老兵	朱晓琳 (196)
我们这一代的爱和怕	金赫楠 (198)
把诸葛亮让给谁	二月河 (201)
鸿门宴（外一篇）	张 螭 (203)
嬷嬷与陪房	王 彬 (207)
雨打芭蕉 ——台北温城街访台静农	陈漱渝 (210)
祭祖	陈忠实 (212)

风云	董 桥 (214)
冬天里的一团火	谢宗玉 (217)
聆听父亲	臧小平 (220)
我只是找我的羊 (外一篇)	小 七 (223)
手艺人	顾 文 (227)
离开与抵达	张悦然 (230)

◎ 幸福就是不恐惧 ◎

致信二十年后的自己

冯骥才 陆天明 陈众议 于 丹 李敬泽 笛 安

文明谁守望

冯骥才

冯老：

你好吗？我是老冯，你是二十年后的我，比我大二十岁，所以尊称你冯老。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给自己写信，现在的我给将来的我写信。想想看，咱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同一个人。我现在的的生活你都经历过，二十年后你什么样我可不知道。你那时的问题比我现在是少还是多？比如我现在的热词儿是：宅男、电脑综合征、裸奔、卖官、糖尿病、空巢老人、盗版、打造文化，还有毒奶粉、地沟油等，在你那时肯定早已不见了吧，那你的日子可就舒坦、顺溜，也安静多了。

对了，今年我这里还流行一个词儿，叫“正能量”，它是指人身上都有一些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潜质。人人心里都有一些纯洁美好的天使，比如正义、勤奋与爱心；也有些丑怪的小鬼，比如私欲、贪心和嫉妒。而文明的社会从来都是倡导、保护、推崇和激发天使的，这天使不就是“正能量”吗？对一个社会和国家来说，正能量就是文明，我们一定要让文明渐渐成为生活的精神主体。

现在，我这有个问题：迅速富裕起来的中国到底要富到哪儿去？我想，我们的目标绝不是金钱社会而是文明社会。在文明社会，国民整体素质高，人际和谐，社会平等，“人”字大写，教育崇尚科学和真善美，处处有抵制邪恶的能力，到了这时候，国家才真正拥有强大的软实力，人们才真正体会到生活的幸福。冯老，你应该享受到文明社会了吧。如果你享受到了，可得感谢我们。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建设文明的自觉，还不动手做，你那时就糟了。

还想问你，我现在用劲儿保护中华文化的精华，那些传统村落和民间艺术还剩多少？即使你告诉我没多少了，我依旧会死保。如果你那时它们全都好端端的，你可要接着关切它们！

记着，多活动身子骨，多使脑子，闲着没价值。你有兴趣像我这样再给二十年后的自己写封信吗？你会写些什么？

好好活着。

老冯 2013.1.8

公平得伸张

陆天明

天明：

我知道应该早给你写这封信的，但我想你也应该知道这些日子我总是无法让自己凝神镇定下来，更无法聚拢散乱的思绪。

妈妈走了。这一次的让我“痛”，不只是在于妈妈的走，也在于她报病危后，一系列的遭遇：比如，她被急送往当地一家三甲医院后，急诊室里外，包括走廊里都挤满了等着“救命”的重症病人。妈妈一开始还挤不进走廊里，只能在寒风嗖嗖的急诊间大门口待着。后来总算进走廊里了，却怎么也住不进病房，当然也没有病床可躺，只能租一个救护车上用的推车，让老人家躺着。两天两夜后，在一个好心朋友的帮助下，总算转进一个好心人当家的医院，但十几个小时后，她老人家就撒手西去了……

我们惭愧，更无言以对，也无颜以对。

后来我才知道，当地这些顶级的医院确实“一床难求”，但是，如何分配这些千金难求的床位，却不完全是按“救死扶伤”的老原则来做的……为此，我在想，中国如此之大，积累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又如此之多，我们这几代人

“不幸”却又万幸地正经历这样一个历史当口，承担着“建设中国”的历史使命。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但不如人意的地方仍然不少。也许建设之艰难还不仅仅在于创造和积累多少物质财富，还在于能不能把公平正义铸写在中国的大地上，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坎上。我们曾经相约：我们这几代人曾用了六十多年时间，把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能不能再用三十年时间，把公平正义这四个大字铸写进它的灵魂中。现在二十年过去了，你能告诉我，我们的梦实现了吗？

絮絮千言，只为求二十年后你的一个回答。而二十年后的你尽可放心的是，不管你如何回答，也不管此进程如何艰难，我们都必将为之持续努力，并奋进不已。

知名不具 叩安 2013. 1. 26

神话变现实

陈众议

老陈众议：

昨晚我做了个梦，梦见二十年后的你。

你咋出息成永贵大叔了呢？“可不？咱们六十岁那年不是和十余素心朋友发起了‘有用运动’嘛，你忘了？从此咱每年到黄土高坡或戈壁滩走一遭，目的只有一个：愚公似的非要将这两个地方染成绿色；不曾想全国人民纷纷响应，捐树的捐树，捐钱的捐钱。这不，沙漠变绿洲、秃岭成青山啦！”

我还没到六十呢。昨天刚和几个文友说到无用之用和有用之用的问题，老莫也在，记得不？“记得，那会儿他刚捧回诺贝尔文学奖。他可是返璞归真啰，现在是那片无言绿地的管事。远处的丛林叫高老庄，种的尽是些仙人掌，原先和咱这一片树冠是齐平的，如今愣是凹下了几尺。旁边是禾斗的林地，他的树木一棵棵斗般粗壮……”

咱太太呢？“她好着呢，过去就嫩相，像咱闺女，现如今施了点生物细胞再生技术都快出落成咱孙女了，今儿个约人练瑜伽去了。”你咋没用点儿？“着啥急嘛？！再说心总是要老的……”你不急，我急啊！我还想多写几本书呢。“写吧，写吧，你会写好些书呢。但你别忘了比尔·盖茨的话：‘人们总是低估十年后的世界’……”忘不了，这跟神话预言、漂流瓶、未来信及名目繁多的文学

保险箱没啥差别，反证而已，或可谓之当代版巫师箴言罢。但是，生活的基本逻辑不会变。“你错了，不过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希格斯玻色子。”谁说我不知道，不就是“上帝粒子”吗？！“那是过去时，粒子们改变了生活和生活理念……”

我们发生了争执。这时，太太过来了。我惊讶地看着她；她疑惑地望着我，站到你的一边。

小陈众议 2013. 1. 22

好人不难做

于 丹

于 丹：

过年前这一周，我接到从网站到报纸的好几个采访，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你心目中好人的标准是什么？”

我很惶惑。小时候，从样板戏到电影，基本上人物出场就能分清好人坏人，可现在，彻底的好人和彻底的坏人都差不多了，绝大多数人介于好坏之间。

如果说这是一种进步，那就是价值观变得多元了；如果说这是一种退步，那就是公共道德的标准模糊了。

二十年前，我对好人的标准比现在清晰。二十年后，我希望自己对好人的标准也比现在清晰。

生命的成长，差不多用前二十年建立本性，用中间二十年迷失本性，再用后二十年复归本性。

我希望自己在此后二十年光阴里，能守着良知，明白是非，并努力知行合一，带着学生把正信正见坚持下去。

我也希望二十年后的中国不再采访“你幸福吗”，不再讨论好人的标准。

二十年，足够长了。二十年前我们不知道人人可以用微博，现在也不知道二十年后的技术可以把世界变成什么样。

或许唯一清晰的，是我们对人性的承诺。起码，对自己的人性敢于承诺。

写到这里，老妈给我送水果，我停笔问：“妈，你希望我二十年后干什么？”

老妈说：“带学生！给你闺女带孩子！”我妈说的，还真是两件正事。

如果，学校那时还不会因用我而挤了年轻教师的指标，我就带学生。

如果，我的女儿那时候愿意生孩子，我就带她的孩子。

如果，连这两件事都做不到，我希望自己可以从容而蓬勃地行走在老去的光阴里。最好不得糖尿病，还能吃我爱吃的各种东西；最好不得关节炎，还能去山巅水涯我想走的地方；最好不得青光眼，还能连续看上几小时的书，即使戴着度数很深的老花镜。

如果，连这也做不到，至少我希望二十年后的自己，灵魂还是健康的，曾经有所不为，能够问心无愧，做个好人。

于丹 2013.2.4

墨香依旧在

李敬泽

老 李：

我正在给你写信，而你在二十年之外。

我知道，任何想象都不足以带我穿越这二十年的时间，准确地抵达你。写这封信时，我力图找到我们或许能够谈谈的话题，现在，终于有了，就是，2033年你还读书吗？

我的意思是，你是否还读这种经过印刷、装订而成的书。即使在我这个时代，这也正变得老派而近乎怪癖，因为，人们已经做到了，把我书房里所有的书轻而易举地装进一个小小芯片，然后通过电子玩意儿一览无余。这件事上，未来已见端倪：专家宣布，在2026年，电子书将完全取代纸书。

我知道这可能是无可避免的事，而且，那些树也不会被砍倒，植物还会生长在土地上。而且，更重要的是，电子阅读会大大降低知识传播和占有的成本。那么多的书需要买，而房价比书价贵得多，你不可能买更大的房子去装那么多的书。

但是，我还是很想知道，你是否怀念二十年前的今天？是否怀念纸和墨的气味，手翻动书页的感觉？好吧，我已经看到了你嘲讽的微笑，我的话听上去有一点遗老遗少的味道，而你是一往无前的。那么，就请告诉我，在忙于搜索你感兴趣的信息时，你是否有时像二十年前的现在一样，面对书本，为那些微妙的感受而沉吟，为那些复杂艰难的道理而苦思？你是否习惯周详地、深入地理解一本书，以及理解世界和自己？

在这个沉霾之后终见阳光的早晨，我给你写信，其实只是想提醒你，在向

着未来飞奔的时候，应该留一点时间用于回望，或许应该留意到，在过去的时光中曾有一些美好的事物；或许，你会控制你的脚步，慢一点，稍稍慢一点。有时我想，人类最重要、最紧要的成就可能是在慢中获得的。

好吧，祝你幸福。

小李 2013.2.2

梦想在生长

笛 安

亲爱的：

此刻窗外在下雪。想必二十年后的雪地依然跟今天一样，整齐洁白。但是，你已经老了。你不可避免地怀念着属于你的好时光。所以我想问候你，因为你势必比我更孤独，即使这个世界比你年轻的时候更好了一些。

即使你已经在嫉妒别人的青春，你也必须承认，你是个幸运的人。在你年轻的时候，这个世界成全了你的梦想。对于每一个年轻人来说，梦想本应是一样比生命中任何事情都重要的东西，可你也一定清晰记得，在你年轻的时候，当你不小心把这句话说出来，周围响起的那阵冷冷的嘲笑声。我知道，五十岁的你在怀念当初满心新鲜而幼稚的怒气。

亲爱的，我想问，你存在的那个时空里，是不是更适合“梦想”的生长？比如说，如果一个年轻人愿意奋斗，他能拥有一个更透明更公平的环境，不需撞上很多看不见摸不着，但实际存在的壁垒；没有人会因为年轻时候遭遇的困顿而觉得羞耻，可是如果身处年轻的困顿中，身边的人和事都在告诉他也许未来依然如此，那他随着岁月，必然就会变成那种蔑视别人梦想的人。比如说，如果一个年轻人愿意思考，他能拥有一个更清澈更宽容的环境，不需要在彰显了自己一点点声音之后，心存犹疑地环顾四周，他不过表达了一点略微复杂的立场，却要担心被淹没在周遭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激烈声音里。比如说，如果一个年轻人愿意追逐自己想要的生活，他能拥有一个更温暖更安静的环境，没有那么多以各种各样的名义要求他尊重所谓的规则，却把自己的梦想排在最末一位。我们的国家既然逐渐变得富足，那就应该更加尊重精神上有一点点奢侈执念的人们……

你会嫉妒身边的年轻人吧？他们除青春之外，还拥有这么多珍贵的东西。

你那里天气还好吗？你究竟身处何方啊。记得我爱你。

二十年前的你 2013.2.3

（选自2013年2月7日《人民日报》）

我另外的一生已经开始

刘亮程

我说不出有四个孩子那户人家的穷。他们垒在庫车河边的矮小房子，萎缩地挤在同样低矮的一片民舍中间。家里除了土炕上半片烂毡，和炉子上一只黑黑的铁皮茶壶，再什么都没有。没有地、没有果园、没有生意。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大的十二三岁，小的几岁，都待在家里。母亲病恹恹的样子，父亲偶尔出去打一阵零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生活。快中午了，那座冷冷的炉子上会做出怎样一顿饭食，他们的粮食在哪里。

我同样说不出坐在街边那个老人的孤独，他叫阿不利孜，是亚哈乡农民。他说自己是挖坎土曼的人，挖了一辈子，现在没劲了。村里把他当“五保户”，每月给一点口粮，也够吃了，但他不愿待在家等死，每个巴扎日他都上老城来。他在老城里有几个“关系户”，隔些日子他便去那些人家里走一趟，他们好赖都会给他一些东西：一块馕、几毛钱、一件旧衣服。更多时候他坐在街边，一坐大半天，看街上赶巴扎的人，听他们吆喝、讨价还价。看着看着他瞌睡了，头一歪睡着。他对我说，小伙子，你知道不知道，死亡就是这个样子，他们都在动，你不动了。你还能看见他们在动，一直地走动，却没有一个人走过来，喊醒你。

这个老人把死亡都说出来了，我还能说些什么。

我只有不停地走动。在我没去过的每条街每个巷子里走动。我不认识一个人，又好似全都认识。那些叫阿不都拉、买买提、古丽的人，我不会在另外的地方遇见。他们属于这座老城的陈旧街巷。他们低矮的都快碰头的房子、没打直的土墙、在尘土中慢慢长大却永远高不过尘土的孩子。我目光平静地看着这些时，的确心疼着在这种不变的生活里耗掉一生的人们。我知道我比他们生活

得要好一些，我的家景看上去比他们富裕。我的孩子穿着漂亮干净的衣服在学校学习，我的妻子有一份收入不菲的体面工作，她不用为家人的吃穿发愁。

可是，当我坐在街边，啃着买来的一块饅，喝着矿泉水，眼望走动的人群时，我知道我和他们是一样的，尘土一样多地落在我身上。我什么都不想，有一点饥饿，半块饅就满足了。有些瞌睡，打个盹儿又醒了。这个时刻一直地延长下去，我也可以和他们一样，在老城的缓慢光阴中老去。我的孩子一样会光着脚，在厚厚的尘土中奔来跳去，她的欢笑一点儿不会比现在少。

我能让这个时刻一直地延长下去吗？

这一刻里我另外的一生仿佛已经开始。我清楚地看见另一种生活中的我自己：眼神忧郁，满脸胡须，背有点驼。名字叫亚生，或者买买提，是个木工，打饅师傅，或者是铁匠，会一门不好不坏的手艺。年轻时靠力气，老了靠技艺。我打的镰刀把多少个夏天的麦子割掉了，可我，每年挣的钱刚够吃饱肚子。

我没有钱让我的女儿上学，没有钱给她买漂亮合身的衣服。她的幸福在哪里我不知道，她长大，我长老。等她长大了还要在这条老街上寻食觅吃，等我长老了我依旧一无所有。

你看，我的腿都跑坏了还是找不到一个好的归宿，我的手指都变僵硬了还没挣下一点儿养老的粮食。

我会把手艺传给女儿，教她学打铁，像吐迪家的女铁匠一样，打各种精巧耐用的铁器，挂在墙上等人来买。我不知道她是否喜欢这种叮叮当当的生活，不喜欢又能去做什么。如果我什么手艺都没有，我就教她最简单简朴的生活，像巴扎上那些做小买卖的妇女，纱巾蒙面，买一把香菜，分成更小的七八把，一毛钱一把地卖，挣几毛钱算几毛。重要的是我想教会她快乐。我留下贫穷，让她继承；留下苦难，让她承担。我没留下快乐，她要学会自己寻找，在最简单的生活中找到快乐，把自己漫长的一生度过。

我不知道这种日子的尽头是什么。我的孩子，没人教她自己学会舞蹈，快乐的舞蹈、忧伤的舞蹈。在土街土巷里跳，在果园葡萄架下跳。没有红地毯也要跳，没有弹拨儿伴奏也要跳。学会唱歌，把快乐唱出来，把忧伤唱出来，唱出祖祖辈辈的梦想。如果我们的幸福不在今生，那它一定会在来世。我会教导我的孩子去信仰。我什么都没留下，如果再不留给她信仰，她靠什么去支撑漫长一生的向往。

如果我死了——不会有什么大事，只是一点小病，我没钱去医治，一直拖着，小病成大病，早早地把一生结束了。那时我的女儿才有十几岁，像我在果

园小巷遇到那个叫古丽莎的女孩一样，她十二岁没有了父亲，剩下母亲和一个妹妹。她从小时起辍学打工，学钉箱子。开始每月挣几十块钱，后来挣一百多块，现在她十七岁了，已经是一个技艺娴熟的制箱师傅，一家人靠她每月二百五十元到三百元的收入维持生活。

古丽莎长得清秀好看，一双水灵的大眼睛，闪烁着她这个年龄女孩子少有的忧郁。那个下午，我坐在她身旁，看她熟练地把铜皮包在木箱上，又敲打出各种好看的图案。我听她说家里的事：母亲身体不好，一直待在家，妹妹也辍学了，给人家当保姆。我问一句，古丽莎说一句，我不问她便低着头默默干活，有时抬头看我一眼。我不敢看她的眼睛，那一刻，我就像她早已过世的父亲，羞愧地低着头，看着她一天到晚地干活，小小年纪就累弯了腰，细细的手指变得粗糙。我在心里深深地心疼着她，又面含微笑，像另外一个人。

如果我真的死了，像《古兰经》中说的那样，我会坐在一颗闪亮的星宿上，远远地望着我生活过的地方，望着我在尘土中劳忙的亲人。那时，我应该什么都可以说出来，一切都能够说清楚。可是，那些来自天上的声音，又是多么的遥远模糊。

（选自春风文艺出版社《在新疆》）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柴 静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地震。

我在美国爱荷华州的一个小镇上，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信号，连报纸都得到三十公里远的州府去买，搞不清楚具体的情况。

打电话请示领导。张洁说：“别回来了，前两天调查拍的东西都废了，现在做不了专题，都是新闻。”

我发短信给老郝：“怎么着？”

她说：“已经不让记者去前方了，要去的人太多，台里怕前方的资源支持不了，有人身危险。”

我问罗永浩，他正带着人在前方赈灾。

“已经有疫情了。”老罗说。

我回：“知道了。”

“就知道你会更来劲。”这个糙汉。

我改了行程回国，直接转机去成都。上飞机前，我买了份《纽约时报》，从报纸上撕下两张照片，贴身放着——一张是一对四川夫妇，站在雨里，妻子哭倒在丈夫的怀里，戴着眼镜的男人脸色苍白，抱着妻子，闭着眼睛，脸向着天，脚边是蓝色塑料布，覆盖着孩子遗体。一张是年轻士兵怀抱着一个孩子，带着一群人从江边崩塌的滑坡上向外走，江水惨绿，人们伏在乱石上匍匐向前。

到了绵阳，最初我被分去做直播记者。

我拿着在医院帐篷找到的几样东西——一个满是土和裂缝的头盔，一只又湿又沉的靴子和一块手表，讲了三个故事：男人骑了两千里路的摩托车回来看妻子；士兵为了救人，耽误疗伤，肠子流了出来；还有一个女人在废墟守了七天，终于等到丈夫获救。

我拿着这些物品一直讲了七分钟。

史努比也在灾区直播点。我说的时候他就站在直播车边上看着。看完没说话，走了。

我知道，他不喜欢。

我说怎么了，他说得非常委婉，生怕伤着我：“你太流畅了。”

“你是说我太刻意了？”“你准备得太精心。”

“嗯，我倒也不是打好底稿，非要这样说的。”

“不是这个意思，我当时看到你的编导蹲在地上给你举着话筒，心里就咯噔一下。他还给你递着这些东西，我就觉得不舒服，这么大的事儿发生了，不该有这些形式和设计。其实那些东西放在地上，也没有关系，或者，你停一下，说，我去拿一下，更真实。”

还有些话，他没说。

后来我看到网上的一些议论。

那个等了七天的女人，终于等到丈夫获救，出于保护，他眼睛被罩着，看不见她。她想让男人知道自己在身边，又不愿意当着那么多人大喊，于是伸出手，在他手上握了一下。她说：“我这二十多年来每晚都拉着他的手睡。”

他蒙着眼睛，笑了。

她也笑了。